



在读

让我们“在读”中
悦读,悦心,悦人

在“富于诗意的老画”内外

——读冯骥才《艺术家们》

◆ 邵元宝



邵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遗珠偶拾：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鲁迅六讲》《鲁迅六讲二集》《汉语别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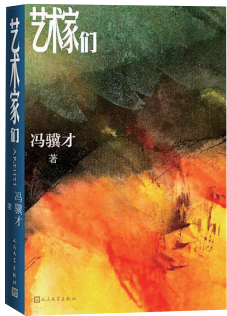
四十年得偿夙愿

1979年冯骥才发表中篇小说《啊》，描写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的經歷，那时他就有意创作另一部中篇《艺术家的生活圆舞曲》，专门写那个时代作为青年艺术家的自己和友人的故事。这是《艺术家们》的“受孕”。但特殊年代对他和家人伤害太大，重返记忆的深渊，他还缺乏足够的勇气。写完《啊》，冯骥才大病一场。后来虽不断想续写，最终还是打消念头。

2020年6月完成的《艺术家们》就是打了40年腹稿的《艺术家们的生活圆舞曲》，可以看出冯骥才个人的文学探索，也可借此思考当代文学应该如何坚持和拓展历史反思和人生反思这一条若断若续的文学史主线。

《艺术家们》前卷讲述了三位青年艺术家（“三剑客”）如何走出上世纪60至70年代，中、后卷写他们在80年代至新世纪如何分道扬镳，经历各不相同的自我寻找、自我确立、自我否定乃至自我毁灭。前卷接续了40年前的创作意图，为一段特殊历史记忆负责，中、后卷则指向一代人走出特殊年代之后的经历，主线是艺术家这个群体对美的艺术和美的追求与失落。

小说也不时写到假恶丑，但更多聚焦于真善美，这就好像昆德拉



小说《不朽》所说，你可以盯着手里举着的一朵玫瑰，目不转睛地穿过混乱肮脏的城市，去寻找所爱的人。冯骥才很早就从文学回归艺术，重新拿起画笔，并全身心投入文化遗产保护，在这过程中支撑他的正是文化随笔集《巴黎——艺术至上》所显示的信念：如果不能通过文学反思过去，至少还可以借助艺术来抢救淹没在过去岁月的美好人性的闪光。现在这一信念通过《艺术家们》再次凸显出来——前卷回忆60-70年代，不再沿着《啊》的逻辑抚摸创伤，而是在荒原上点起一盏盏微弱的灯火，照亮被黑暗所吞没的既往。

在作者笔下，这一小丛闲花野草大有蓬勃蔓延之势。“三剑客”生活的其他方面均被大面积省略，只有在压抑中更显坚韧、在贫乏中更显丰沛、在荒凉中更显温暖、在荒谬中更显明澈的精神生活被大大强化，占据整个画面的中心。

不少读者认为前卷比中后卷写得丰满，其实中后卷笔力并未减弱，甚至挥洒得更加恣肆，只是前卷如严冬将至，万物萌蘖，中卷如冰河解冻，百花争艳，后卷如落叶飘零，重归寂寥，如此灿烂于前而萧瑟于后，就很容易让读者误以为整部作品有些前紧后松。

与前卷对应的60-70年代是集体记忆中的至暗岁月，在小说中却成了“三剑客”生命的高光时刻。此后宏大历史叙述一路飙升，“三剑客”个人精神生活却益趋暗淡。作者观察社会、审视历史、总结一生的情感立足点显然是60-70年代，他是用这个时代的情感记忆做底色，来描画此后的世界图景。

小说一开始就大肆渲染“只有老的城市才有这样深的韵味”，“他（主人公楚云天）感觉就像穿行在一片无边、透明、清凉的水墨中”。楚云天怀揣一张得来不易的唱片，兴奋地要赶去跟好友罗潜、洛夫分享，他因此充分感受到“自己城市生活特有的静怡与温馨”，完全可以理解。不止于此，那时候人们没条件打电话而勤于写信或直接敲门的交往

方式，洛夫一家所在的那片低矮破落的平房，罗潜独居的都市村庄的一间小屋（“三剑客”的艺术沙龙），中俄混血的钢琴天才延年跟病卧在床的寡母相依为命的拥挤嘈杂的居民楼，田雨非跟日本血统的寡母栖身的大杂院，更不用说“落实政策”后楚云天一家搬回去的租界时代花园别墅，都富有“历史的味道”，都充满温馨的诗情画意，有些直接被楚云天揽入画中。在楚云天眼中，他和妻子随意侥幸住进去的低矮逼仄的楼顶小屋，就“很像一幅褪了色反倒更富于诗意的老画”。

坦诚的人生反思
读者自然也能看到一些并无多少诗情画意的生活，比如楚云天和隋意如何跟各自的父母一起被扫地出门，出身寒微的洛夫如何过继给叔父，后者如何一辈子只攻读《辞海》，创造了“人类阅读史上的奇迹”，还有生性乐观的钢琴天才延年只能靠一架幸存的破旧钢琴偷偷“练手”，但所有这些都淡化压缩，安置在居于小说中心地位的一幅幅“富于诗意的老画”之外，以至于“三剑客”在精神、艺术探寻之外的世俗生活究竟怎样，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读者很难想象。

“三剑客”身上的高贵与美好固然熠熠生辉，但他们的不足和软弱也如影随形。因为读者很少看到“三剑客”艺术人生的另一面，也就不容易理解在特殊年代那么灵犀相通彼

此扶助的“三剑客”日后为何分道扬镳，形同陌路，各自都变得面目全非？这究竟是新时代风气使然，还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后遗症？倘若不是本身修为不够，根基不稳，为何面对新时代的的挑战（主要是名利财色的诱惑）会那样手足无措？为什么“三剑客”能安然度过严苛匮乏的时代，却在和平富足的时代纷纷跌入生命的谷底？他们为何能抗高压却不能享自由，能处卑贱却不能处荣耀，能处贫瘠却不能处富有，能处饥饿却不能处饱足？难道非要回到楚云天心目中“无边寂寞却又无功利的七十年代”，才能拾回属于人的美好与尊严吗？

《艺术家们》中后卷写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三剑客”短暂成功之后的迷惘、疏离与失落，其坦诚深入的人生反思弥补了前卷因偏重温情的怀旧而有所弱化的历史反思。

2021年4月24日于上海

近期在读书目：

《温柔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寇志明著 黄乔生译

《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著 马新译

加拿大小说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并不是多产作家。观其一生，他仅出过两部短篇小说集《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1976年）、《当鸟儿带来太阳》（1986

年）；2000年，加拿大的出版社将他早年两部短篇集加上两个新的短篇小说出版短篇小说合集《岛屿》。《布雷顿角的叹息》是麦克劳德唯一的长篇小说，历时13年才完成，问世于1999年。这部小说获得包括多个柏林国际文学奖在内的多个文学图书奖。该书到底有何魅力？

两百多年前，苏格兰高地麦克唐纳家族的“红头发”卡隆带领妻子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遥远的新大陆，在那片拥有茂密森林与漫长冬季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后来，卡隆的后裔陆续离开布雷顿角这座海岛，散落到加利福尼亚的海滩、北美的矿区、非洲的沙漠，开枝散叶，成家立业。但无论走多远，“红头发”始终是这个家族的象征，从幼时失去双亲、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小说主人公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到与他同名的堂兄、死于矿难的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红头发”是他们共同的标志。他们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有一个共同的原点——布雷顿海角。不管走得多远，布雷顿角始终是萦绕在他们心头的牵挂，挥之不去：那在浪涛和声中跃出海面的巨头鲸，那在口

哨声中出现在“红头发”卡隆墓碑旁边的马群，那个幻想海底藏着金罐、追逐彩虹的少年背影，那些或甜美或忧伤、或痛苦或幸福的回忆，在岁月的狂风暴雨中，最终幻化成一声温柔而沉重的叹息。

《布雷顿角的叹息》并没有完整的情节，更像是一部散文文化的小说，穿梭于现在和过去之间。卡隆家族几代人怀揣梦想远离故土，在新大陆奋斗创业的艰辛，通过主人公断断续续的回忆呈现在读者面前。“红头发”卡隆当初携家带口乘船到达加拿大的海岸后，控制不住自己整整哭了一天。因为在途中，他的妻子病死了，一大家子人的生计需要他来操持。前路茫茫，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挑起这副重担。多少年后，主人公的堂兄亚历山大·麦克唐纳高中一毕业就来到矿上工作，贫穷的家庭需要他来分忧解难。为了去参加堂弟的大学毕业典礼，家族里的人凑钱买了一辆小轿车，亚历山大·麦克唐纳也出了一份钱，未及享用，却死于一次矿难。

那个追逐彩虹的少年自然没有找到海底的金罐，但通过自己的努力，“红头发”卡隆家族的人都获得了不错的生活，起码能衣食无忧。然而，一个同样长着红头发的爱尔兰人的一番话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在爱尔兰，我有一个家，但没

此心安处是吾乡

◆ 刘蔚

什么钱。在这儿，我赚到了钱，却没有家。”是的，人生离不开金钱，但金钱并非万能。金钱可以弥补物质的匮乏，却无法解决心灵的困惑。他们所困惑的其实也是许多人所思考和困扰的哲学命题：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寻找的真的是你所追求的吗？主人公回忆起小时候去哥哥家玩，羊羔、小牛和母鸡会趁门没关上跑进厨房，马儿们把鼻子贴在窗户上打探屋里的

情景，狗儿们像毯子一样懒洋洋地躺在桌下；哥哥们在海边用有节奏的拍手吸引巨鲸跃出海面，差点把小船掀翻；哥哥一下午躺在温暖的草地上，用面包和方糖喂马儿，马儿用鼻子蹭他的脸和脖子。这些，都是多么迷人的万物和谐共生、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图景啊！但主人公更记得，身处不同的民族之中，家族里的人越来越喜欢用苏格兰故乡的盖尔语来交谈，这是他们“自己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他们对生命的感悟更加深切。有道是：语言承载文化，记录历史。主人公的外公临终前还在阅读一本名为《苏格兰高地史》的书，他的这一举动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他在寻找自己以及所在族群的前世，以更好地定位今生奋斗的意义。只有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才能抚慰心灵，安妥灵魂。

正如苏东坡所言：此心安处是吾乡。

正像苏东坡所言：此心安处是吾乡。

《回望》(精装修订版)
《回望》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金宇澄的非虚构作品。全书以140余张老照片、8幅全彩书信物件、数万字父母笔记，向我们呈现出一纸绵密厚重的家族回忆录，不啻为近代史中一记微观复杂的私人注脚。本次修订版采用法式软精装，封面大红麻纸质感上品，内文书信草纸，年代感扑面而来，更有新增数万字父亲笔记、折页大事年表，并附录长篇对话集透析金宇澄的写作观。

新书速递

《回望》(精装修订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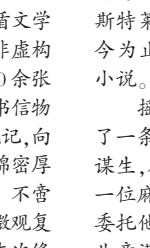
《喜剧》
继小说《装台》和茅盾文学奖作品《主角》之后，作家陈彦“舞台三部曲”收官之作《喜剧》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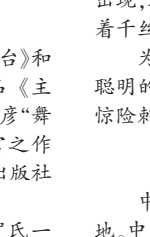
《致命的白色》
罗伯特·加尔布雷思是J.K. 罗琳的化名，她用此名创作出版的推理小说首作《布谷鸟的呼唤》赢得了评论家和推理小说

新书速递

《致命白色》(精装修订版)



《武夷研茶》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发祥地。中国人世代种茶制茶，以识茶为荣，饮茶为乐，茶文化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千百年来，武夷茶从中国福建出发，沿着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这套丛书图文并茂，兼具知识性、学术性、科普性于一体，可读性强；同时适用于推广中国茶文化，加深外国受众对中国茶文化以及茶种类的了解。

